

臺北市第 12 屆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優選獎

再見刺蝟小子

臺北市龍安國小附設幼稚園

彭麗琳

再見刺蝟小子

摘要

根據內政部統計，去年（民國 99 年）臺灣有一萬八千多名兒少受虐，創下新高。家扶基金會發現，為幫助這些受虐兒，從輔導、醫療到安置的經費，社會成本高達九億多元，所以若我們能從日常生活中，多關注這些行為異常的兒童與家庭，即時伸出援手，就可能即時減少傷害。受虐兒也有可能變成施虐者，這是個可怕的惡性循環，除了社會福利機構，站在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努力遏止。七年前就讀大班的阿勇，從目睹家暴、受虐兒、過動症的障礙，到學校成為對老師和同學的施暴者，曾經讓托兒所所長與老師頭痛的人物，卻在新的班級老師、特教巡迴老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班上全體同學和家長共同的協助與配合下，運用一些策略逐漸改善了阿勇的攻擊的行為，也讓阿勇母子重新調整親子關係。特將此教學經驗提供給大家作參考。

關鍵字：

受虐兒

惡性循環

社會成本

又見阿勇

學期即將結束，每個班級的老師和孩子們都在忙著大掃除，突然，教室的電話鈴聲響起，同事接了電話，「彭老師是您的電話！」我接過電話聽到電話那頭傳來一位男孩青澀的嗓音「老師！我是阿勇（化名）！您還記得我嗎？我已經放假了，可以來學校找妳嗎？」「阿勇？」電話中的阿勇懂事又有禮貌，目前就讀國中，過完暑假後就要升國二了，每年放暑假前，或是過教師節時都會來探望我，我放下手中的抹布，頓時，腦海中的思緒又回到七年前，阿勇就讀大班時候的點點滴滴……

這是一所擁有六個班級的公立幼稚園，地處文教區且高房價的小學的附設幼稚園，園所中大多是越區就讀的孩子，又以特殊生身份居多，因為特殊生依據法令可以不受學區限制，因此可以自由選校就讀。

每年七月，學校的編班作業塵埃落定後，便開始迎接了一個新的學期，就這樣，年年都有不同的孩子以及家長們走進了我的生命故事裡。

暑假中，我詳細的閱讀新生的資料，大概瞭解未來每位幼生的背景，對於個人資料有疑問者，則以電話訪談的方式作進一步的訪談。

在我的班級名單裡，有一位從公立托兒所轉銜進來的大班男生---阿勇（化名），資料顯示阿勇是有特殊生的身份，障礙類別是過動與情緒困擾，資料上還特別註明：「有強烈的攻擊行為」。我的目光徘徊在這幾個聳動的字眼上，回首幼教生涯十幾個年頭，各種融合生都有接觸過，但還沒有教過真正所謂的具有「強烈的攻擊行為的孩子」，是怎樣的環境造成他慣用攻擊行為？平日家庭教養的方式又是如何？由於阿勇的轉銜資料中沒有詳細的紀錄這些內容，不免讓我的內心產生一連串的問題與好奇。我試圖利用電話訪談的方式進行更深入的瞭解。

開學前的電話訪談

我按照資料上的通訊電話很快地就聯絡上阿勇的家人，電話撥通後，從電話的那一頭傳來語氣溫和、有禮貌女士的聲音，是一位不到三十歲的婦人，在互相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後，阿勇媽媽語帶激動的表示，她很驚訝老師會主動打電話來關心他的孩子，一句「老師！謝謝妳能收留我的兒子！」讓我隱約的感受到阿勇媽媽在教養上所承受的壓力。寒暄過後我們很快的將話題放在阿勇身上。「阿勇在班上令老師束手無策的小霸王，他脾氣暴躁又容易衝動，班上的老師和小朋

友幾乎都被他打過，班上家長對於孩子被阿勇欺負似乎非常的反感，托兒所的老師們都將他貼上標籤，甚至還向所長提出希望阿智勇能夠轉學的要求，否則老師就只好離職……」阿勇媽媽語帶哽咽地說著，我一邊聽著阿勇媽媽這驚人的敘述，一邊想著，若是沒有受過特教專業素養的訓練，單憑基層特考進入托兒所任教的老師，要面對這個棘手的個案，相信是相當大的挑戰呢！對於親、師、生彼此都會是煎熬吧！「那阿勇在家裡的表現如何呢？」我試圖轉移她的情緒。「不瞞老師說，智勇是單親家庭，在智勇一歲左右我就和他爸爸離婚了，原因是阿勇的爸爸有精神分裂症，有幻聽和幻覺，三天兩天就會對我拳腳相向……我們是怕被他找到，才搬到這裡居住……」，「你們不是已經離婚了嗎？」，阿勇媽媽欲言又止的訴說：「阿勇爸爸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時好時壞，阿勇三歲以前是住在寄養家庭，一直到我找到固定工作，有了經濟能力後，才將阿勇接回來自己照顧。阿勇很懂事也十分聽話，在家裡的表現很好，沒有什麼特殊的行為，我想是不是一歲以前曾經目睹過他爸爸對我施暴，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阿勇在學校跟在家裡的表現差距會這麼大？不過有托兒所的老師建議阿勇服用抑制衝動的藥物，可是每次服用利他能（過動症的用藥）後我擔心會有副作用，所以現在已經停止服藥了，我感覺他的行為還可以自我控制啊！」因為阿勇媽媽是一位護士所以我也不便說些什麼，但是聽起來阿勇在學校跟在家裡的表現肯定是不同的，那麼會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呢？我暗自忖度著。當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阿勇媽媽又補充說：「阿勇有過一段不愉快的學習經驗，因為以前托兒所的老師對他都帶著異樣的眼光，阿勇很愛面子，你說他好他就會表現的很好，你說他不好他就會故意壞給你看！」在我們互道開學後見，為這次電話訪問劃下句點。

我將這次電話訪問歸納成幾個重點與假設記在筆記本上，以作為日後輔導阿勇的依據：

- 一、 從在家的表現行為看來，阿勇的衝動情緒肯定是可以控制的。是否要恢復利他能的用藥？
- 二、 阿勇的攻擊性是否是由學習而來？也就是阿勇原生家庭和寄養家庭有無對阿勇施暴？待釐清。
- 三、 阿勇媽媽對過去與托兒所的互動有微詞，有鑑於此加強與阿勇媽媽的溝通和互動，更清楚的傳達要幫助阿勇的決心，以及儘量將阿勇每日的行為觀察進行具體的記錄，讓媽媽能更清楚阿勇在學校的表現。

- 四、 單親媽媽猶如蠟燭兩頭燒，更需要安定她的信心跟肯定與鼓勵。
- 五、 為避免開學後班上孩子被阿勇攻擊後，造成家長之間的恐慌，學校日親師座談會時，先告知所有家長融合教育的重要性，再邀請阿勇媽媽簡短介紹阿勇的情況，希望班上的家長們以正向的態度來看待孩子之間社交行為，強調每個孩子都應在生活中學習。
- 六、 防範阿勇的攻擊行為。

做完以上的紀錄，一切就等待開學後再「見招拆招」！

開學後的蜜月期

開學第一天見到了阿勇，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膚，雖然身高不高，但一副聰明、伶俐的模樣。初次見面，實在很難想像這孩子是令托兒所老師抓狂的小霸王。倒是阿勇媽媽看起來十分的瘦小、皮膚黝黑，臉上佈滿了過敏性的紅斑，身體狀況好像欠佳，不過十分親切有禮貌。阿勇在媽媽交代下向老師問早、道好，然後就飛快到教室的積木區玩耍去了，對於新的環境沒有絲毫陌生的感覺。

進行團體活動時，阿勇的反應認真又積極，回答問題時常常舉手舉得最快，每次徵詢小幫手時，阿勇一定第一個舉手爭取，有時還會幫忙安慰那些有分離焦慮哭著找媽媽的小朋友，陪著他們一起玩，由於阿勇媽媽開學前兩週每天請假來園，不定時來探望阿勇，阿勇剛開學時的表現真可說是可圈可點，是因為更換環境之後阿勇整個人脫胎換骨了嗎？還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阿勇媽媽也常常會請假來園關切，見到阿勇沒有過去的偏差行為，大家都感到十分的欣慰！這樣也算是特殊個案嗎？我和合班的老師鬆了一口氣。

引爆點

雖然我們每天在阿勇指導策略上小心翼翼，但是這樣的風平浪靜的日子並不長久。剛開學阿勇媽媽都會陪伴阿勇到教室，差不多從 8：00-9：00 左右才離去，但是阿勇媽媽在私人美容診所上班，沒有辦法時常和同事調班，就在開學後的第三週無法繼續請假陪伴，阿勇竟在全園性的早會活動時，阿勇突然像是脫韁的野馬一樣，在眾目睽睽下爬升旗桿，或是滿場跑，他面帶揶揄挑釁的表情，越是靠近他，他跑得越遠，怎麼勸他都是無動於衷，就算是強制將他抱回來，一會兒他又跑走了，我問阿勇：「知不知道早會的時候大家都要立正站好？」他回答說：「我

就是要跑！」接下來每天升旗時都會重複上演相同的劇碼。於是我用聯絡簿告訴媽媽阿勇在早會上滿場跑的行爲。第二天在升旗的時候，媽媽出現了，阿勇媽媽只需站在一旁觀看，阿勇就乖乖的回到隊伍中站好，難得也跟著大家作晨操律動，但不時用眼睛餘光偷瞄媽媽有沒有在看他，阿勇好像很在意媽媽，媽媽並沒多說話只是靜靜的望著他，但只要媽媽前腳一離開，他又故態復萌！我發現若是人多的時候阿勇會異常地興奮，希望自己是大家注目的焦點，因此爲了滿足阿勇需要大家注意的需求，我請阿勇擔任每天升旗的小幫手，阿勇相當勝任這個工作，果真結束了滿場跑的鬧劇。我和合班的老師實在不解：爲什麼阿勇剛開學和現在的情緒表現差異這麼大？

直到某日早上，阿勇遲到了，於是老師請別的小朋友去升旗，阿勇來了之後，怒氣沖天地跑上前去打那位幫忙升旗的小朋友，不但眼睛裡露出兇光，嘴邊還邊念著：「我要打死你、打死你」，一副制人於死地的模樣，讓我們對阿勇突如其來的舉動感到驚訝！我想阿勇應該是十分喜歡升旗的工作，才会有如此火爆的情緒反應，但是他不明就理的衝動行爲，令人非常的恐懼與擔憂！在老師強行區隔之下，拉開了憤怒的阿勇，阿勇反而轉過身來打老師，完全無法聽進去老師對他說的話，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情緒失控的阿勇，與他霸道的一面。我和我的合班老師一起抱住正對著我們拳打腳踢情緒失控的阿勇到圖書室，一直等到他冷靜下來才請他回教室上課，請他冷靜與獨處後再處理他的行爲問題，我覺得這是針對阿勇情緒困擾時最好用的方法。

除此之外，阿勇常會像刺蝟一樣，接二連三的和班上小朋友起衝突，一會兒搶別人手邊正在玩的玩具；一會兒將別人搭建好的積木推倒；不順從他就打人，在角落活動時間，此起彼落的告狀聲與小朋友被打哭的聲音，阿勇不再像剛開學一樣的溫和，我的合班老師認爲，可能剛開學時阿勇有服用藥物吧，否則阿勇的行爲表現哪可能差距此懸殊！但我們並沒有向家長求證，原因是阿勇的媽媽對於阿勇服藥這件事一直不願多提。還有一次大家在戶外遊戲場玩，阿勇去搶奪別人正在玩的盪鞦韆，老師請他排隊遵守規則，他突然情緒激動怒火沖天從戶外遊戲場跑回來，將教室門窗全部反鎖不讓大家進來，任憑大家在教室外面好說歹說他都不回應，最後還是使用學校的備份鑰匙才將教室門打開結束了這場鬧劇。由於他的衝動行爲頻繁，那時整個班級經營的確受到很大的挑戰。我開始能體會到阿勇的托兒所老師們每天所承受的壓力。

刺蝟小子

我的教室的氣氛好像是隨著阿勇的情緒而起起落落，每天都有相同的鬧劇上演：破壞別人建構好的組合玩具、搶奪教室中的玩具、得不到就破壞、不遵從教室的常規、不聽師長的話，時常還有偷竊他人的玩具的習慣；恐怖的午休時間，阿勇會帶幾個年齡小的孩子在寢室玩追逐遊戲，發出干擾睡眠的聲響或是有意無意的踩在已經躺好的小朋友的肚子上，阿勇情緒失控的頻率越來越頻繁了，我們除了要想出一些策略作法改變阿勇的偏差行為外，還要時時刻刻處在備戰的狀況，提高警覺以免其他小朋友受傷害了。於是我們請會跟著起鬨的小朋友與阿勇午睡時隔離，老師們輪流將阿勇安排在身旁的床位就近照顧，因為阿勇有觸覺方面的敏感，之前請阿勇媽媽帶來的棕毛刷輕輕的刷在他的背上讓他的觸覺充分得到安定寧神的效果，他便會慢慢入睡，大部分的時間是有效的。所幸，在學校日親師座談會的時候，有預先告知所有家長本班有融合生，並邀請阿勇媽媽做簡短的介紹阿勇的情況，無疑是打了一劑預防針，我希望班上的家長們能用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去看待阿勇，家長們在了解阿勇的狀況後也教導自己的孩子在和阿勇玩的時候，如何的防護自身的安全，當然孩子們也會漸漸產生疑惑為什麼阿勇都要打人或是破壞別人的玩具？我告訴孩子們要去幫助阿勇，教他「對的」和「好的」行為，因為阿勇的頭腦還沒長好，等阿勇頭腦長好了就不會這樣了，包容與體諒是我們班小朋友所要學習的策略，時常提醒阿勇「不要生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們大家一起玩」口訣，教導孩子們知道如何「不激怒阿勇」，這群可愛又聖潔的小天使們真的做到了，他們從對阿勇產生反感、恐懼到能融洽的玩在一起，對待阿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阿勇在這樣正向的同儕互動中，學到了正確的社會化行為，攻擊性的行為也逐漸遞減。我將班上小朋友們與阿勇互動的情形以及防範智勇的攻擊行為的作法記載在聯絡簿上，讓阿勇媽媽也體會到大家對阿勇的善意。

從受虐到施暴？

我將阿勇每日的行為觀察紀錄附在智勇的家庭聯絡簿上，希望家長能幫忙找出真正引起智勇情緒失控的原因，孩子的情緒往往由模仿而來，阿勇情緒好壞的表現常常判若兩人，阿勇身上也常會有淤青，究竟是誰時常用失去理性的態度對待他？是阿勇的媽媽，那個態度親切有禮的小婦人嗎？我內心納悶著。我向特教巡迴輔導老師求證並表達我的看法，特教巡迴輔導老師表示，就她手邊的資料瞭

解，因阿勇爸爸施暴的關係，阿勇和媽媽是某社會福利基金會家暴長期輔導的個案，或許結合職能治療師或社工師，便能拼湊出問題的真相了。於是我請特教巡迴輔導老師協助向基金會預約多方會談的時間。

關鍵性的多方會談

透過特教巡迴輔導老師的安排、職能治療師、社工師、阿勇專任的輔導老師和我針對阿勇進行個案會議，會中每位參與者就自己的職責和觀察做簡明扼要的報告，再共同歸納出可執行的策略，策略內容如下：

- 一、為阿勇安排參加目睹家庭暴力遊戲治療的團體課程。
- 二、為阿勇媽媽安排參加虐待、家庭暴力、性侵害「危機家庭研習工作坊」
- 三、由於阿勇媽媽是需肩負家庭經濟需求，安排社工人員每週一次義務接送阿勇去協會上有關課程。
- 四、由於與會專家評估後，一致認為阿勇的情況有改善，所以希望我能繼續按照 I.E.P 中的策略輔導阿勇。
- 五、要取得阿勇媽媽的信賴方能改善阿勇媽媽對待阿勇的方式。

我覺得這次的會議，讓我有更多的斬獲，更認清楚阿勇母子兩相處的模式，以及在阿勇媽媽她過去身心傷害所造成的壓力與情緒部分。原來阿勇媽媽是被暴力脅迫下，不得已才嫁給阿勇爸爸，媽媽有許多次自殺的紀錄，我終於恍然大悟，阿勇為什麼那麼怕他媽媽了，原來阿勇媽媽有不如意或是壓力過大時，常常會歇斯底里的將怨氣出在阿勇身上，阿勇在耳濡目染之下複製行為，稍有不順心，就會以媽媽對待他的方式對待班上的小朋友，阿勇本身已經有嚴重的情緒傷害，當務之急就是要請媽媽立刻停止對阿勇在教養上的暴力行為。

別讓傷害與負面情緒惡性循環

研究者發現暴力有基因上的關係，在 X 染色體 P 1 1 的地方，但是基因只占百分之廿九，其餘的百分之七十一是後天環境的潛移默化。一個孩子從小在家裡看到父母用拳頭解決事情，或在學校中被老師羞辱及體罰，這些負面的經驗會使他在潛意識中，認為打人是可以的，他將來遇到挫折時，會想都沒想，手就伸出去打人了，受虐兒變成施虐者是個可怕的惡性循環，一定要遏止。（洪蘭，2009）

回到家中我決定要和阿勇媽媽好好的談談。我永遠都記得當時我和阿勇媽媽通電話的情景……

電話那一頭依然傳來語氣溫和、有禮貌的小婦人的聲音，「最近好嗎？工作順利嗎？」輕輕的一句問候，沒想到阿勇媽媽竟然潰堤放聲大哭，我安慰著她，這也難怪，一個歷盡蒼桑的弱女子，邊工作邊教養這個調皮搗蛋的刺蝟小子，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此刻電話中除了啜泣聲只剩下一片的沈默……「謝謝老師為阿勇所做的一切，我從他每天的聯絡簿上可以感受得到班上家長與小朋友對阿勇的關懷，其實我早就想打電話給您了，但是每想到我對阿勇的暴力行為影響到他的學習，我就覺得很慚愧……」阿勇媽媽數度哽咽說不出話來。我說：「阿勇媽媽，我相信你很愛阿勇的，只是方法需要調整，我今天並不是來指責你，只是想告訴你：你可能需要找到一個情緒的出口，因為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小孩啊！」我繼續說：「如果你心情不好可以打電話給我啊！不准再打小孩啦！」阿勇媽媽破涕而笑……

就這樣我們約定好每晚 11:00 以後是阿勇媽媽傾吐的時間，我們談的話題除了阿勇當天在學校裏的表現，媽媽可以給予即時的增強；更延伸到阿勇媽媽工作的職場上的喜、怒、哀、樂，聆聽阿勇媽媽的傾吐成為我每天的例行性工作，有時候阿勇媽媽怕打擾到我，沒有撥電話過來，我就會隔天撥過去，這一來一往除了增加親師之間的信任之外，也可以即時地提供一些疏解教養壓力的方法給阿勇媽媽，因為家扶調查發現兒少施虐者有七成五是家長，施虐原因最多就是缺乏親職教養觀念，其次就是正處於事業開創期的三十到三十九歲的父母，因家庭、事業兩頭燒，若是壓力調適不好，就容易把氣出在孩子身上。外子常開玩笑說我是半路出家的心理諮商師，我也不在意，我知道他是支持我的。這樣的方式進行了一個學期，從阿勇的身上可以看出阿勇媽媽的情緒穩定了許多，因為阿勇的情緒控制進步很多，還有每天的連絡簿中，媽媽幾乎都會寫一些回饋給老師，其實，站在專業的立場，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但漸漸地卻可以很明顯的發現阿勇的攻擊行為改善了，班上有幾個觀察力敏銳的孩子興奮的跑過來告訴我：「老師！阿勇的頭腦好像長好了的耶！」我都會回答說：「對啊！這都是你們的功勞！因為你們都會像小天使一樣愛護他、原諒他，教他『好的』和『對的』事情。」連孩子都感受到，有能力去幫助別人是件多麼令人開心又有成就感的事情啊！

感覺上樣好像很順利就解決了這件個案，其實一路走來在過程中是困難重重

的，我們也曾經想作受虐兒通報作業的準備，像是去了解阿勇平時受虐情況、頻率，以及最近的事件經過作為通報作準備，幫阿勇將在家裡被打的傷口協助拍照、所得資料應記載於輔導或相關紀錄中，想藉由公權力介入的方式依法通報專業人員執行來保護與改善阿勇的狀況。雖然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會予保密（家暴法第 41 條），這是最後保護受虐者的方法，但是我還是選擇了作一些通報前該作的努力，當然碰到許多次的困難瓶頸，例如：觀察阿勇的表現〈攻擊行為和他的霸道行為〉每天做紀錄不斷的修正自己的策略，還要注意到普通生的教學策略、與一般生家長溝通學前融合教育的重要，如何每天去激勵孩子去幫助特殊的同儕、和保持和阿勇媽媽的溝通取得她的信任……，花了很多的心血和時間，我很高興努力的結果是不再需要靠通報來解決問題，我所憑藉的就是那永不放棄想改善問題的決心。

All things can rise back to the light above

They need only a ray of sun or love ~Victor Hugo.

法國作家雨果〈Victor Hugo〉說過的這句話，「所有的事都可重回上方光明之所在，需要的不過是一線陽光或愛」，感懷班上的孩子和家長們：七年前，因為你們的善良與包容就像烏雲中透出來的一線愛的陽光，讓阿勇能在真愛的環境中，漸漸學會像你們對待他一樣溫柔的方式，去對待別人，也讓阿勇母子倆改善關係，有勇氣面對未來的生活！

議題討論

可討論的問題

- 一. 為什麼托兒所的老師對阿勇的行為束手無策？
- 二. 如果你是托兒所的主管，當老師向你提出「不是我離職，就是智勇轉學」的訴求時你會如何處理？
- 三. 你認為阿勇產生攻擊行為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 四. 如果班上的家長因孩子之間的問題產生紛爭時，你會如何處理？
- 五. 如果個案的偏差行為是來自他的家庭問題，老師要如何介入？
- 六. 受虐兒通報前老師應該做些什麼？

七. 如何每天去激勵孩子去幫助特殊的同儕？你贊同本文作者使用的方法嗎？爲什麼？

參考文獻

洪蘭（2009）。當受虐者變成施虐者。天下雜誌電子報，5月。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6759&page.currentPage=2>

100年度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統計。內政部統計處。
<http://dspc.moi.gov.tw/public/Attachment/17512534571.xls>